



黄金的血脉

天之卷

黄金の血脉 (天の巻)

【日】半村良 王耀振 译

黄金的血脉 天之卷



“OUGON NO KETSUMYAKU<TEN NO MAKI>” by Ryo Hanmura

Copyright ©Keiko Kiyono,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ODEN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ODEN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94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金的血脉. 天之卷 / (日) 半村良著 ; 王耀振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1

ISBN 978-7-5534-6475-6

I. ①黄… II. ①半…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8335号

黄金的血脉·天之卷

作 者 [日]半村良

译 者 王耀振

责任编辑 王 平 张晓华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2.25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13501282885

印 刷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6500-5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目 录

第一章	黄金之音·····	001
第二章	牢笼之宿·····	023
第三章	美童·····	045
第四章	角仓船·····	065
第五章	三四郎·····	085
第六章	南蛮语·····	107
第七章	夫人·····	131
第八章	横笛·····	151
第九章	旅途中·····	173
第十章	早晨·····	191
第十一章	引路人·····	211
第十二章	黄金之风·····	233
第十三章	名刀·····	253
第十四章	敌阵之雨·····	277
第十五章	黑色魔刀·····	299
第十六章	国境·····	319
解 说	绳田一男·····	341

第一章 黄金之音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上，在阵阵微风吹动下，树叶瑟瑟作响。朝阳初升，繁茂的树木下丛生的野草仍身披晨露。

这附近鲜有人至，虽有一条小径绵延，但在丛生的野草覆盖下已经是若隐若现。走在这条小径上稍不留神脸庞与胸膛就会撞到两侧横伸过来的树枝上。

这时，有两个人影沿着这条小径一前一后走了上来。在树木的掩映下虽然还看不太清这二人的面目，但是隐约能判断出走在前头的像是一名武士。这二人像是已经习惯了山路，正以飞快的脚步行走在山坡上。

紧跟在后面的是一位樵夫模样的男子。这二人都长着十分魁梧健壮的身体。

“看！”

走在前面的那位武士用沙哑的声音向同伴说道。只见道路上横出来的一根略粗的树枝像是被人刚刚折断不久，露着新鲜的茬子。

“闻到了一股海潮味。应该马上就走到尽头了。”

身后的那位也紧随而至。

随着脚步的不断高攀，两边的树木明显变得稀疏和低矮起来。取而代

之的是满目突兀的岩石。岩石上零零星星地长着一些低矮弯曲的松树。

终于到了小径的尽头。山体在此处像是被突然斩断了一样，浩瀚的大海赫然出现在眼前。一望无际的海面上波光粼粼。

二人并肩站在山崖的最高处往远处的海面望去。就在山崖的左下方，坐落着一个小村庄。这时，看见六七只渔船正划向与这个小村庄紧挨着的海滨。

“看不到啊。”

武士一边说着一边左右摇了摇头。

“有可能是晚上跑远了吧？”

二人的说话声有些低，稍微离远一些便难以听清。

“昨夜晚间应该确有南蛮船到了此处。”

说罢，武士突然一转身，背朝着大海，低下头在地上寻找起什么来。樵夫模样的男子也后退十步左右在右侧寻找了起来。

“有啦！有啦！”

樵夫模样的男子首先发现了什么。

“这里确实留有烧柴的痕迹。”

男子一边用略带紧张的口吻招呼着武士，一边单膝跪地伸手在灰烬中扒拉着。

“看来这篝火烧得够大的。”

武士一边靠近一边说道。

“呵呵，还用石头摆出个炉灶啊。”

“看一看下层。”

在武士的吩咐下，樵夫模样的男子伸手将底层的灰烬刨了出来。

“果然不只是一次啊。”

“嗯。”

武士微微点了点头说道：

“没错。看样子至少点了有五六次吧。”

“主人明断。可是即便把这些灰烬带回去，也不能当做证据啊。”

“嗯。但是毫无疑问，这些灰烬必定是为了迎接南蛮船而留下的痕迹啊。”

“可是这些灰烬不足成为证据啊。”

武士面露不悦地说道：

“找出个目击证人带回去！”

樵夫模样的男子直起身子往崖下的村庄望去。

“下面的村庄里想必会有目击者吧。”

“嗯……不好说啊。这等绝密之事，怎能那么容易就让人察觉呢。”

武士抱着双臂，低头重新看着篝火留下的灰烬接着说道：

“不过对于我们而言，今天已经是收获颇丰了。这南蛮船下次来恐怕还要一段时日吧？利用这段时间要把网拉好。”

“究竟他们与南蛮船之间是如何进行联系的呢？”

“嗯。谁知道呢。不过只要想联系是肯定有办法的了。支持大坂而企图从中渔利的商人很多，西国那边也有诸多大名是天主教徒啊。”

说着，武士撇嘴一声冷笑。

第 贰 话

召集起人来！

武士一声令下，樵夫模样的男子疾步如飞地从山崖上下来，消失在了郁郁葱葱的山林中。而武士则还是迈着和来时一样悠闲的步伐，沿着羊肠小道缓缓地下了山崖。不知不觉中，脚下的道路渐渐变宽，武士来到了山崖下的村庄前。

虽然并不知道这人是何方人物，但是偶尔经过的临近百姓见到武士还是不由得垂首示意。可能这些百姓看打扮也知道此人非等闲之辈吧。这武士看上去也就三十二三岁、头上并没戴任何帽子等物、红彤彤的脸庞，见到路人与其行礼，武士也颌首回礼。

脚下的道路终于延伸到了村庄里，眼看着就要来到海边了。

“借问此处村庄是何名字？”

这是一个半农半渔的贫穷村庄。刚才从山崖上看到的渔船就横在眼前。武士向一名前来迎接渔船归来的妇人问道。

“铃波……”

被问及的这位妇人起初看似甚是警觉，但是马上就在眼前这位和蔼的

武士的满脸微笑下打消了顾虑。

“单听名字，这村庄并不像什么贫瘠之地啊。”

这妇人和旁边的村民说笑道。妇人的话语带着方言，每句话句末都会扬起来。

“恐怕没有哪个村庄的名字能比此处更美了。”

武士一边望着靠近岸边的渔船一边说道。

“这位武士不是附近的人吧？”

“看出来了啊？”

“嗯。口音不是本地的嘛！”

“我出生于美浓。”

“怪不得呢。你可是最近被雇来的人？”

“嗯。正因为对此处不甚了解，所以今天才特意到此看看的。”

“不管换谁当了老爷，这里都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啊。”

“是吗？”

“以前的那个青木老爷也不知到了何处了。如果您要是知道的话可要告诉我们啊。”

“哦。原来是怀念以前的领主啊。”

“说哪里话。我只是在想，那领主若是战败了会落个什么结局呢？”

“我也无从知晓。我此刻哪里顾得上旁人。”

“哈哈。这么说来，您也是辅佐东边的人了。您运气可真是不错，这次是被新主人派来的吧？”

得知眼前的这位武士加入了关之原之战后，这些妇人们都好奇地瞪大了眼睛。

“总之我就是这么过活的。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随时准备掉脑袋。”

妇人们听后不禁哄然大笑。

“话说到此处的路途可真是难走啊。中途有几次都迷路了，还借宿了几

晚。”

“哦。怪不得这一大早的……”

妇人们露出了同情的脸色。

“平日这村庄是不是鲜有人至啊？”

“也不是的。不过确实是很少有人翻山越岭前来此处的。来也是通过水路。”

“是吗。乘船来啊。”

“不过一个月也就来一次……对了，这么说起来，好像近两个月都没有来人了。”

武士巧妙地从妇人口中套出了话。看这些妇人们毫不介意的表情，应该没有撒谎。

渔船终于驶入了堆满石头的堤防内。妇人们吵嚷着跑向岸边。

武士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偷眼看着岸边，一边慢慢地离开了。

大概从大坂运来的货物就是在这座村庄临近的海边用小船再装到南蛮船上的吧。就如同这些妇人们所说的那样，那伙人大概就是乘坐着小船从此处离开的吧。

武士现在虽然还不能准确判断这些南蛮船到底是从哪个国家而来的，但是心中怀疑是不是葡萄牙的船只。但这仅仅只是臆断，还有一些疑问不能解释。

武士确信这背后一定有天主教徒大名的影子……可是有马晴信一旦参与其中，那么事情就更加扑朔迷离了。

然而，无论如何都要搞到证据的。单靠臆断是很难让家康信服的。这件事情实在是一件大事。在太阁秀吉故去的当今，大坂方面会有人考虑到这些吗？……武士陷入了一片沉思。

铃波这个村庄的西侧有一座小神社。武士沿着海边的道路进入了山坳里，朝着神社的方向走去。村中每家每户都晒着鱼干，整个庄子里弥漫着腥臭味。

神社位于半山腰上。刚才武士所登上的那座山隔着小村落，正好与神社所坐落的这所山遥相呼应。

海边的那个妇人虽说这两个月来没有外人在此处出现过，而事实上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个男子潜入了这个村子。但是由于是在一大早出现的，所以村民们并没有将这个男子当成是外人。所以刚才的那几个妇人也并非故意隐瞒。

“奶奶，那个武士是谁啊？”

一位年纪大概在二十五六岁上下的男子正立在村前的小河边的石头台阶上，从腰间系着的手巾来看，像是到河边洗脸的。石头台阶最下方一位老奶奶正在淘菜。

“不知道啊。”

老奶奶直起身子看了看前方的道路回答道。

“这人看着甚是强悍，像是打惯仗的人。”

“呵呵。原来你也能看出来些门道了啊。”

“若是这样的人来了，速速逃掉是上上策啊。我要是连这点事情都不明白，还怎么活下去啊。”

“你这孩子整天净想些不着边际的事情。”

说话的男孩子像是这位老奶奶的孙子。老奶奶的口吻与其说是训斥，不如说是怨恨。

“十七岁就从家里跑了出去，十年不曾回家。我还以为我家友吉死掉了呢。”

老奶奶期待着孙子友吉的回答。我再也不乱跑了……想必这老奶奶此刻最想从友吉口中听到这样的回答吧。

但是，友吉的表情突然变得严峻起来。只见友吉紧皱双眉目送着远去的武士的背影说道：

“不会是……”

说罢，男子转身从台阶上来快步走去。

“喂！你这又是去哪里啊？”

听到老奶奶的呼声，男子转身说道：

“哪里也不去。”

说着，男子像是安慰奶奶一样，脸上微微一笑，然后把手巾掖在腰间，迈大步紧随武士身后追了下去。

“友吉！友吉！”

老奶奶慌张张地刚刚爬到台阶上，只见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从家中闻声出来问道：

“奶奶啊，出了什么事情？”

“友吉，友吉他又要走了啊。”

老奶奶带着哭腔说道。

“刚刚起床，穿这个睡衣会上哪里去啊。”

男人一声苦笑。这位像是友吉的父亲。

“友吉已经是男子汉了。不管去哪里，或者不去哪里，都不会做出让奶奶您不放心的事情的。”

“真是这样的吗？”

“虽然曾经让家里担心不已，但是友吉在外面也是经历了一番风雨磨练的。他这次回来的时候不是赚了不少钱的嘛！他现在混得比他哥哥还要出色呢！”

父亲眯缝着眼睛一边朝着友吉离去的方向眺望着一边说道。

“他带回来的那笔来路不明的钱恰恰令人放心不下啊！”

老奶奶看似甚是担心。

第 肆 话

道路在神社前戛然而止。神社再往前的道路在荒草的遮掩下若隐若现，已经不能称为道路了。

这里虽然是一座神社，但是里面并没有供奉着什么神灵。这只是村民们一年一度在此举行庙会的一座小神社，神社前的牌坊在海风的常年侵袭下已经有些腐朽了。

武士行走在杉树、橡树、松树等混杂在一起的树林中的小径上。友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潜入了一旁的树林中，从后面悄悄地盯着武士。虽然离开家乡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是友吉对此处还是了如指掌，所以说跟踪人，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友吉不时地还会想起儿时在这附近玩耍的情景。

在友吉十七岁时战乱突起。这场战乱就是关之原之战。这场浩大的战争一下子让友吉胸中的热血沸腾了起来。友吉在相识的一位朋友的引见下，在领主青木一矩麾下当了一名小卒杀上了战场。当时的友吉并不知道什么东方与西方，只是听到要打大仗，便一腔热血地投入了进去。友吉当时觉得如果不参加如此大战，活着简直就失去了意义。

当加贺、能登的前田阵营攻到越前金津时，位于敦贺的大谷阵营举兵

驰援，进入了青木一矩城主所在的北庄。一时间西方必胜的传闻甚嚣尘上。当时有传言说西方的大军就要乘水路在加贺的某处登岸，所以前田阵营只得率部撤回了自家领地。

但是始料未及的是之后事态急转直下，大谷阵营在接到石田三成的急报后便率部起身去了关之原。在听到青木阵营将被留在北庄来支援北陆路的消息后，友吉便毫不犹豫地潜入了大谷阵营离开了北庄。

所谓的征战其实就是队伍的长途跋涉。当抵达关之原时，友吉跟随着队伍走得已经是筋疲力尽了。但是在这一路之上友吉过得倒是甚是充实。友吉不仅好几次亲眼目睹了大谷吉继的不凡之貌，还远远地望见了肋坂、朽木、小川、赤座等西方诸大将。友吉凭着一张俊俏的脸庞，不仅讨得女人欢心，而且吃喝也不必发愁。友吉不仅在数次小摩擦中学会了生存之道，而且也知道了在战斗中应该抛弃一切杂念奋勇向前。

此外，友吉还学会了一些阴损的招数。特别是在大谷阵营里，每每都会有详细的战斗指导发放下来。比如在大战即将打响的前夕，首领们会把敌军将领的名字告诉士兵们。

“你们众人放开嗓子用极其悲伤的声音大呼敌方将军的名字。余者众人则大呼敌方将军已经被斩！”

在双方混战之际，这个损招好像甚是奏效。据说有时在一通大呼小叫下，在敌军士气锐减之际，倒确实能够趁机攻下一两座城池。

然而，大谷吉继阵营大败。大谷吉继本人自决身亡。即便如此，友吉也并不想逃回到铃波村，因为友吉已经体验到了外面广阔世界的乐趣了。并且战争并不会因此而停歇，大坂方面倒是愈加急需兵马了。

在乱世中横冲直撞的友吉此刻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了。友吉将自己名字改称为铃波友右卫门，自称是服侍过大谷之人，关之原之战的经历成了他的资本。

所以当友吉回到大坂之后，以铃波友右卫门的身份过得倒甚是风光。